

七十

——面对龚贤的这幅雪景，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！那种宁静，听得见霰雪纷纷落下，似是有声又无声。

——那是一个梦境。

——河上架的木桥，临清流而独居的寒舍，你感觉到人世的踪迹，却又清寂幽深。

——这是一个凝聚的梦，梦的边缘那种不可捉摸的黑暗也依稀可辨。

——一片湿墨，他用笔总这样浓重，竟境却堆得那么深远。他也讲究笔墨，笔墨情趣之中景象依然历历在目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画家，不只是文人作画。

——所谓文人画那种淡雅往往徒有意旨而无画，我受不了这种作态的书卷气。

——你说的是故作清高，玩弄笔墨而丧失自然的性灵。笔墨趣味可学，性灵则与生俱来，与山川草木同在。龚贤的山水精妙就在于他笔墨中焕发的性灵，苍苍然而忘其所以，是不可学的。郑板桥可学，而龚贤不可学。

——八大也不可学。他怒目睁眼的方眼怪鸟可学，他那荷花水鸭的苍茫寂寥不可以模仿。

——八大最好的是他的山水，那些愤世嫉俗之作不过是个山的小品。

——人以愤世嫉俗为清高，殊不知这清高也不免落入俗套，以平庸攻平庸，还不如索性平庸。

——郑板桥就这样被世人糟蹋了，他的清高成了人不得意时的点缀，那几根竹子早已画滥了，成了最俗气不过的笔墨应酬。

——最受不了的是那「难得糊涂」，真想胡涂胡涂就是了，有什么难处？不想胡涂还假装胡涂又拼命显示出聪明的样子。

——他是个落魄才子，而八大是个疯子。

——先是装疯，而后才真疯了，他艺术上的成就在于他真疯而非装疯。

——或者说他用一双奇怪的眼光来看这世界，才看出这世界疯了。

——或者说这世界容忍不了理智的健全，理智便疯了，才落得世界的健全。

——徐渭晚年也就这样疯了，才杀死了他的妻子。

——或者不如说他妻子杀死了他。

——这么说似乎有些残酷，可他忍受不了世俗，只好疯了。

——没疯的倒是龚贤，他超越这世俗，不想与之抗争，才守住了本性。

——他根本不想用所谓理智来对抗胡涂，远远退到一边，沉浸在一种清明的梦境里。

——这也是一种自卫的方式，自知对抗不了这发疯的世界。

——也不是对抗，他根本不予理会，才守住了完整的人格。

——他不是隐士，也不转向宗教，非佛非道，靠半亩菜园子和教书糊口，不以画媚俗或嫉俗，他的画都在不言中。

——他的画毋须提款，画的本身就表明了心迹。

——你我能做到吗？

——可他已经做到了，如同这幅雪景。

——你能确定这画是他的真迹？

——这难道重要吗？你以为是他，就是他了。

——以为不是他呢？

——就不是他。

——换言之，你我不过以为看见了他。

——那便是他。